

●序

诗之道广，而词之体轻。道广则穷天际地，体物状变，历古今作者而犹未穷。体轻则转喉庆拍，倾耳赏心而足矣。诗自三言、四言，多至九字、十二字，一韵而止，未有数不齐、体不纯者。词则字数长短参错，比合而成之。唐以前之乐府，则诗载其词，犹与诗依类也。至宋人之词，遂能与其一代之文，同工而独绝，出於诗之馀，始判然别於诗矣。故论词於宋人，亦犹语书法、清言於魏晋间，是後之无可加者也。虽然，精英之代变，风气之密移，生其时者，亦不能自禁其不工。而或湮其源，则往者遂以孤；或导其流，则来者有可继，此则好尚、不好尚之分也。明一代，治词者寥寥，近日则长短句独盛，无不取途涉津於南、北宋。虽歌诗亦尚宋人。予尝取宋人之诗与词反覆观之，有若相反然者，词则穷巧极妍，而趋於新；诗则神槁物隔，而终於敝。宋人之诗，不词若也。闽方之果曰荔枝，中州之花曰木芍药，非其土地则不荣、不实，是草木之珍丽，天地之私产也。有咀其味者，喻之以醴酪；有惊其色者，拟之以冶容，亦得其似而已。宋之词犹是也。予素好此，往者亡友严克宏，能别识其源流、体制之所以然，予闻克宏之论久，因亦能稍知其雅俗。顷来广陵，程子丹问，尤与予有同嗜，暇日发其所藏诸家词集，参以近人之选，次为六卷，相与评论而录之，名曰词洁。词洁云者，恐词之或即於淫鄙秽杂，而因以见宋人之所为，固自有真耳。夫果出於闽方，花出於中州至矣，执是以例其馀，为花木者，不几穷乎。虽则且梨皆可於口，苟非々々皆悦於目，抔土涂丹以为实，剪彩刻楮以为花，非不能为肖也，而实之真质，花之生气，不与俱焉。悬古人以为之归，而不徒为抔土剪彩者之所为，虽微词而已，他又何能限之。是则所为词洁之意也。壬申四月，泸州先著序。

●词洁发凡

是选惟主录词，不主备调。词工，则有目者可共为击节。调协，则非审音者不辨矣。柳永以乐章名集，其词芜累者十之八，必若美成、尧章，宫调、语句两皆无憾，斯为冠绝。今词不可以付歌伶，则竹素之观也。且含毫运思，求其工美，固当择调而填之。而小令终不能逮，古人有约至十数字为一调者，笔境既狭，盘旋不易，奚必规规然效之。宁严勿滥，不敢遍收，必欲悉备，则别自有言谱者在。

尊前、兰畹久轶，唐末、五代词有赵弘基花间集，传之至今，诚词家之法物也。黄叔虽系宋人手眼，然宋末名家未备。张玉田极称周草窗选为精粹，其时已云板不存矣。近日有侵藏本以行世者，似从陆辅之词旨拈出名句，依序排次，载以全词。初觉姓氏绚然可观，细阅之，未必确为旧本。盖好事者为之

，使周选若此亦不足尚也。草堂流传耳目，庸陋取讥，续集尤为无识。粹编不分珉玉，杂采取盈，年挂漏复多。至若分人序代，不便卒读。今以调为汇，人之先後，就本调中略次之。且其中容有伸缩、转移一二字者，在古人已然，不害为同，无取拘守，俾作者有所考镜，因亦有所依据耳。

词源於五代，体备於宋人，极盛於宋之末，元沿其流，犹能嗣响。五代十国之词，略具花间，惜乎他本不存，仅有名见。唐人之作，有可指为词者，有不可执为词者，若张志和之渔歌子、韩君平之章台柳，虽语句声响居然词令，仍是风人之别体，後人因其制，以加之名耳。夫词之托始，未尝不如此。但其间亦微有分别，苟流传已盛，遂成一体，即不得不谓之词。其或古人偶为之，而後无继者，则莫中仍其故之为得矣。倘追原不已，是太白“落叶聚还散”之诗，不免被以秋风清之名为一调。最後若倪元镇之江南春，本非词也，只当依其韵，同其体，而时贤拟之，并入倚声。此皆求多喜新之过也。是选专录宋一代之词，宋以前则取花间原本，稍为遴撮。益以太白、後主之词为前集，譬五言之有汉、魏，本其始也。金、元不能别具卷帙，则附诸宋後焉。

韵，小乘也。艳，下驷也。词之工绝处，乃不主此。今人多以是二者言词，未免失之浅矣。盖韵则近於佻薄，艳则流於褻，往而不返，其去吴骚市曲无几。必先洗粉泽，後除周纈，灵气勃发，古色黯然，而以情兴经纬其间。虽豪宕震激，而不失於粗，缠绵轻婉，而不入於靡。即宋名家固不一种，亦不能操一律，以求美成之集自标清真，白石之词无一凡近，况尘土垢秽乎。故是选於去取清浊之界，特为属意，要之才高而情真，即瑕不得而掩瑜矣。

词无长调、中调之名，不过曰“令”、曰“漫”而已。前人有言曰：铅汞交炼而丹成，情景交炼而铜成。苟情景融洽则披文得貌，可探其蕴，亦不必一一有题。且本一调也，务为新奇，多寓名目，反滋惑乱。又今人为词，每欲所寄之调与所赋之事相应，取其小巧关会，故喜占新名，殊为牵合。夫词之工拙，岂因调名有所加损乎？今每调取一称，从其明显相沿已久者，其余概为削去，以还雅观。遇有必不可少题者，则间载一二。至於一人之词，互见两集，彼此淆乱，莫可适从，排纂之家，不无鹵莽，辨其语意，亦有可明。惟考据审细者即从之，非立异也。

词走腔，诗落韵，皆不得为善。岂惟诗词，虽古文亦必有音节。音节谐从，诵之始能感人。然凝习之久，大抵自得之，不待告语而知，实非茧丝牛毛之谓也。今之为词者，规摹韵度，命意范辞，无失其为词可矣。若丝铢毫芒之违合，则孰从而辨之，而方言谱者纷纷凿凿，起而相绳，亦安能质宋人於异代，而信其必然也。盖宋人之词，可以方言音律；而今人之词，只可以方言辞章。宋之词兼尚耳，而今之词惟寓目，似可不必过为抨击也。即宋人长短句，用

韵之出入，今亦不得其故。近人有以诗韵为词者，虽诗通用之韵，亦不敢假借，此亦求其说而不得，自为之程或可耳。设取以律他人，则非也。偶见茅氏、毛氏之论，有当於心。茅氏论曲也，可通於词。毛氏则专论韵。茅氏之言曰：“此徒因末矩本，非洞本照末。”毛氏之言曰：“揣度之胸，多所臬兀。”有取乎二家之言，非为凌躅不守者。出脱其意，似宽而实严，因取而载之，而为今之治词而眩於谱与韵之说者，聊藉此以通一难云。

词曲之道，至今几绝矣。近得汤若士，然是紫钗特胜耳，而大半出於帅惟审。盖若士深得曲意，而颇伤於率，若紫钗则情文得十八矣，但太不协调。其言曰：“周琦〔伯琦当作德清。〕作中原音〔玉茗堂全集尺牍卷三答孙侯居无音字。〕韵，而伯琦於伯〔伯字当作德。〕辉、致远中无词名。沈伯时指乐府迷，而伯时於花庵玉林间非词手。词之为词，九调四声而已。〔答孙侯居己下有哉字〕且所引腔〔答孙侯居腔下有证字〕。不云‘未知出何调，犯何调’，则云‘又一体’。彼所引曲未十，然已如是，复何能纵观而定其词句音韵邪。〔答孙侯居邪作耶，下有弟在此。〕自谓知曲意者，笔懒韵落，时时有之，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”此其自雄自信之言也。中原韵造於元末，故执此以求元曲，即高则诚亦深犯落韵。盖沈约造四声於梁，而唐人之行。词曲盛於宋元，而韵成於元末，正未可一律齐。余以古诗、古韵，自可兼行，则词义恰合，稍一落韵，亦不为过。至於犯调、别体，此宋元人知曲本原，自能意造，故造且可，何况於犯。亦徒因末矩本，非洞本照末。若士之方言，亦中其豪育矣。特云：拗折天下人嗓子，则曲之所以为曲，正以字句转折而音律调和。嗓子，人之元声也。欲拗折以就之，岂能为谐乎。然吕玉绳改之，徒便俗工而伤其笔意，此若士所以曰：“昔有人嫌摩诘冬景芭蕉，割蕉加梅，冬则冬矣，然非王摩诘冬景也。”可谓知言矣。〔（右茅氏元仪）〕

词本无韵，故宋人不制韵，任意取押，虽与诗韵相通不远，然要是无限度者。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，而家稚黄取刻之。虽有功於词甚明，然反失古意。假如三十韵中，惟尤是独用，若东、冬，江、阳，鱼、虞，皆、〔昭代丛书本西河词话无皆字。〕灰，支、微、齐，寒、删、先，萧、肴、豪，覃、盐、咸，则皆是通用。此虽不知词者亦晓之，何也。独用之外，无嫌通韵。通韵之外，更无犯韵。则虽不分为独为通，而其为独为通者，自了然也。尝记旧词，尚有无名子鱼游春水一词“秦楼东风里，轻拂黄金缕”，通纸於语。张仲宗之渔家傲“短梦今宵还到否，荒村四望知何处”，通语於有者。若以平、上、去三声通转例之，则支通於鱼，鱼通於尤，必以支、纸一韵，鱼、语一韵限之，未为无漏也。至若真、文、元之相通，而不通於庚、青、蒸，庚、青、蒸之相通，而不通於侵，此在诗韵则然，若词则无不通者也。〔丁河词话无也字。

]他不具论，只据阮郎一调，有洪叔屿、王山樵二作，中云“晴光开五云”，“扶春来远林”，“相呼试看灯”，“何曾一字真”，“今朝第几程”，则已该真、文、元、庚、青、蒸、侵有之，其在上、去，则只据朱希真词“人情薄似秋云”，“不须计较苦劳心”，“尤事元来有命”，“更逢一朵花新”，“片时欢笑且相观”，“明日阴晴未定”，其无不通转可知。而谓真、軫一韵，庚、梗一韵，侵、寢一韵，是各自为说也。其他歌之与麻，未必不通，寒之与盐，未必不转。但为发端，尚俟踵事。至如入韵，则循〔循，西河全集本西河词话作洵，昭代丛书本西河词话作信。〕口揣合，方音俚响，皆许入押。而限以屋、沃一韵，觉、药一韵，质、陌、锡、缉一韵，物、月、曷、黠、屑、叶一韵，合、洽一韵，凡五韵。则试以旧词，〔词下西河词话有考之二字。〕张安国满江红词有“高丘乔木，望京华，迷南北”句，则通屋於职，晏叔原春情有“飞絮绕香阁”，“意浅愁难答”，“韵险还慷押”，“月在庭花旧园角”，则又通觉与药、与合、与洽。孙光宪谒金门有云：“留不得，留得也应无益。扬州初去日。”又云：“却羨鸳鸯〔鸳鸯，西河词话作彩鸳。〕三十六。孤飞还〔飞还，西河词话作鸾只。〕一只。”则又通质、陌、锡、职，於屋。若苏长公赤壁怀古是念奴娇调，其云“千古风流人物”，“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”，“卷作千堆雪”，“雄姿英发”，“一樽还醉江月”，鲜于伯玘〔玘，西河词话作机。〕亦有是词，〔词，西河词话作调。〕云“双剑千年初合”，“放出君龙头角”，“极目春潮阔”，“年年多病如削”，张于湖是调，有云“更无一点风色”，“着我扁舟一叶”，“妙处难与君说”，“稳泛沧浪空阔”，“万象为宾客”，“不知今夕何夕”，则是既通物、月与屑与锡，又通觉、药与曷与合，而又合通陌、职与曷与屑与叶与缉。是一入声，而一十七韵，展转杂通，无有定纪。至於高宾王霜天晓角之通陌、锡、质、缉，詹天游霓裳中序，第一之通月，曷、职、缉，〔缉，西河词话作叶。〕王昭仪满江红之通月、屑、锡、职，皆属寻常，可无论已。且夫否之音俯，向仅见之陈琳赋中，凡广韵、切韵、集韵诸书，俱无此音。若兆之音卜，则不特从来韵书无是读、押，即从来字书亦并无是转、切，此吴越间乡音误呼，〔丁河全集本西河词话呼下有而字。〕竟以入韵，此何谓也。且昔有称闽人林外题垂虹桥词，初〔丁河全集本西河词话脱初字。〕不知谁氏，流传入宫禁，孝宗读之，笑曰：“锁与考押，则锁当读扫，此闽意〔意西河词话作音〕也。”後〔後，西河词话作及。〕访之果然。向使宋有定韵，则此词不宜流传人间。而孝宗以同文之主，韵例不遵，反为曲释。且未闻韵书无此押，字书无此音，自上古迄今，偶一见之乡音之林外，〔西河词话外字下有而字〕公然读押，嬗为故事，则是词韵之了无依据，而不足推求，亦可验已。况词盛於宋，盛

时不作则毋论，今不必作，万一作之，而与古未同，则揣度之胸多所臬兀，从之者不安，而刺之者有间，亦何必然。〔（左毛氏奇龄）〕

●卷一

○江南春

寇准波渺渺

宋初去五代不远，莱公江南春、点绛唇二调，体制高妙，不减花间。

○生查子

姚宽郎如陌上尘

生查子，以浑成为工。

○点绛唇

林逋金谷年年

於所咏之意，该括略尽，高远无痕，得神之作。

五禹雨恨云愁。

缀字是古人拙处。

周必大秋夜乘槎

乘槎、天孙、牵牛三用，伤重且俗笔也。末三句精绝。

○浣溪沙

苏轼山下兰芽短浸溪

坡公韵高，故浅浅语亦觉不凡。

毛滂银字笙箫小小童

赵令、贺方回之亚，毛泽民亦“三影郎中”之次也。清超绝俗，词中故自难。

○卜算子

辛弃疾汉代李将军

南渡以後名字，长词虽极意周鏤，小调不能不敛手。以其工出意外，无可著力也。稼轩本色自见，亦足赏心。

○减字木兰花

晏几道长亭晚送

轻而不浮，浅而不露。美而不艳，动而不流。字外盘旋，句中含吐。小词能事备矣。

○采桑子

欧阳修群芳过後西湖好

“始觉春空”语拙，宋人每以春字替人与事，用极不妥。

○清平乐

晏殊金风细细

情景相副，宛转关生，不求工而自合。宋初所以不可及也。

○忆少年

晁补之无穷官柳

“花无人戴，酒无人劝，醉也无人管”，与此词词起处同一警绝。唐以後，特地有词，正以有如许妙语，诗家收拾不尽耳。

○喜迁莺令

夏竦云散绮

高华莹澈，犹以质胜，庆历间词如此。

○少年游

欧阳修阑干十二独凭春

拙处已是工处，与“金谷年年”一调又别。“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”，此数字甚不易下。

柳永参差烟树灞陵桥

屯田此调，居然胜场，不独“晓风残月”之工也。

○青门引

张先乍暖还轻冷

子野雅淡处，便凝是後來姜尧章出蓝之助。

●卷二

○南歌子

欧阳修凤髻金泥带

公老成名德，而小词当行乃尔。

苏轼山岗与歌眉歛

“十三楼”遂成故实，词家驱使字面，事实有限，如“昌蜀”则忌用也。

○南乡子

晏几道新月又如眉

小词之妙，如汉、魏五言诗，其风骨兴象，迥乎不同。苟徒求之色泽字句间，斯末矣。然入崇、宣以後，虽情事较新，而体气已薄，亦风气为之，要不可以强也。

○鹊桥仙

陆游华灯纵博

词之初起，事不出於闺帷、时序。其後有赠送、有写怀、有咏物，其途遂宽。即宋人亦各竞所长，不主一辙。而今之治词者，惟以鄙秽褻为极，抑何谬与。

○醉落魄

张先云轻柳梢

“生香真色”四字，可以移评石帚、玉田之词。

○踏莎行

秦观雾失楼台

“斜阳暮”，犹唐人“一孤舟”句法耳。升庵之论破的。

○临江仙

贺铸巧剪合欢罗胜子

南宋小词，仅能细碎，不能浑化融洽。即工到极处，只是用笔轻耳，於产人一种耀艳深华，失之远矣。读以上诸词自见。今多谓北不逮南，非笃论也。

陆游鸠雨催成新绿

以末二语不能割弃

○唐多令

刘过芦叶满汀洲

与陈去非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并数百年来绝作，使人不复敢以花间眉目限之。

○蝶恋花

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

坡公於有韵之言，多笔走不守之憾。後半手滑，遂不能自由。少一停思，必无此矣。

晏几道醉别西楼醒不记

如小山父子及德麟辈，用事亦未常不轻，但有厚薄浓淡之分。後人一再过，不复留馀味，而古人隽永不已。

○系裙腰

张先惜霜淡照夜云天

以“怜偶”字隐语入词，亦清便可人。

○渔家傲

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

一幅绝塞图，已包括於“长烟落日”十字中。唐人塞下诗最工、最多，不意启程是复有此奇境。

王安石平岸小桥千嶂抱

介甫在中书，有不合意，便谓何处无一碗鱼羹饭吃。审如是霜筠雪竹之地，何不早归，而必坚以新法，祸人国也。读此词末二语，可感亦可伤。

○行香子

苏轼北望平川

末语风致嫣然，便是画意。

晏几道晚绿寒红

亦不为极工，然不可废此，即词之规模。

刘过佛寺云连

贪於取巧，便是小家伎俩。然亦可知南渡以来，此道穷态极变，不可以一律论也。

○青玉案

贺铸凌波不过横塘路

工妙之至，无迹可寻，语句思路，亦在目前，而千人万人不能凑泊。山谷云：“解道江南断肠句，只今惟有贺方回。”其为当时称许如此。

黄公绍年年社日停车 咸线

一词中“车 咸线”字两儿，必误。然俱有作意。

○感皇恩

陆游小阁倚秋空

其人胸中有故，出语自不同。当与“酒徒一半取封侯，独去作、江连渔父”合看。

○江城子

黄庭坚画堂高会酒阑珊

山谷於诗词多失之生硬，而词尤伤雅。其在当时，固以柳七、黄九并称。此词单字韵句犹较可，若再一纵笔，便恐去恶道不远。

谢逸杏花村馆酒旗风

调亦易工，但欲动荡合拍。

○千秋岁

秦观柳连沙外

“春去也”三字，要占胜。前面许多攒簇，在此牧煞，“落红尤点愁如海”，此七字衔接得力，异样出精采。

●卷三

○师师令

张先香钿宝珥

白描高手，为姜白石之前驱。

○传言玉女

晁冲之一夜东风

事真则语妙，如末二语，固知非泛拈得来。



○风入松

虞集画堂红袖倚清酣

当时以此词纤帕上相馈遗，其传诵可知。然“官烛金盞”，殊未脱俗，惟结句工绝。

○蓦山溪

黄庭坚鸳鸯翡翠

山谷於词，非其本色，且多作俚语，不止如柳七之猥褻。“春未透，花枝瘦，正是愁时候”，十一字精妙可思，使尽如此，吾无间然。

○千秋岁引

王安石别馆寒砧

“无奈”数语鄙俚，然首尾实是词家法门。阅北宋词，须放一线道，往往北宋人一二语，又是南渡以後丹头，故不可轻弃也。

○最高楼

程垓旧时心事

调本流宕，故後片数语近似曲子，非作者之过。

○斗百花

柳永煦色韶光明媚

匀稳工整，在柳词已是上乘。

○洞仙歌

李元膺廉纤细雨

着笔惟恐伤题，总不欲涉痕迹。咏物一派，高不能及。石帚此种亦最可法。分明都是泪。石帚促织云：“西窗又吹暗雨。”玉田春水云：“和云流出空山。”皆是过处争奇，用笔之妙，如出一手。合此数公观之，略可以悟。

○惜红衣

吴文英鹭老秋丝

看他用鬢白、溪碧、乌衣、茸红，虽小小设色字，亦必成章法，词其可轻言乎。此词误本落一寂字，遂有疑其不合者。寻常读姜词，谓客字是韵，寂字是韵，今梦窗不尔。维舟九字，以语意论之，当是一气。而姜词用故国，吴词用绣箔，国字、箔字又似是句中韵，无弗同者。去宋人已远，欲一一皆通其说，自不能不失之凿也。若“伴惹茸红”句，梦窗措语之常，无难着解耳。

○探芳信

二词〔按：指此首与张炎坐清画〕同韵，必皆继草窗作者，惜周词不见。词至宋末，予倡女和，人人各极其工，真乐事也。

○探春慢

姜夔衰草愁烟

求之字句，则字句未周。求之音响，而音响已远。感人之深，不能指言其处，只一唤字，上下俱动。诸葛鼠须笔，除却石军，人汉有用。

张炎列屋烘炉

白石老仙以後，只有此君与之并立。以上两词，工力悉敌，试掩姓氏观之，应不办〔应作辨〕孰为尧章，孰为叔夏。

○满江红

程过春欲来时

粗服乱头，却胜他周颔者。

毛开泼火初收

满江红、沁园春，词家相戒以为俗调，不宜复填。予谓有俗词无俗调。若咏物写景，非苦心人不辨，固当择调。至於即事即地高会言情，使人入耳赏心，词工足矣，虽俗调又何害焉。

○扫花游

王沂孙小庭荫碧

渐隔下杳字韵，应落二字。

○水调歌头

苏轼明月几时有

凡兴象高，即不为字面碍。此词前半，自是天仙化人之笔。惟後半“悲欢离合”、“阴晴圆缺”等字，苛求者未免指此为累。然再三读去，转才完运动，何损其佳。少陵咏怀古迹诗云：“支离东北风尘际，漂泊西南天地间。”未尝以风尘、天地，西南、东北等字窒塞，有伤是读之妙。诗家最上一乘，固有以神行者矣，於词何独不然。题为中秋对月怀子由，宜其怀抱俯仰，浩落如是，录坡公词若并汰此作，是无眉目矣。亦恐词家疆宇狭隘，後來作者，惟墮入纤稼一队，不可以救药也。後村二调亦极力能出脱者，取为此公嗣响，可以不孤。

○满庭芳

秦观山抹微云

词家正宗，则秦少游、周美成。然秦之去周，不止三舍。宋末诸家，皆从美成出。

周邦彦风老莺雏

“黄芦苦竹”，此作词家所常设字面，至张玉田意难忘词，犹特见之，可见当时推许大家者，自有在，决非後人以土泥、脂粉为词耳。

○天香

李彭老搗麝成尘

咏龙涎诸作，俱在影响之间，不太远者，斯取之矣。

●卷四

○长亭怨慢

姜夔渐吹尽枝头香絮

“时”字凑“不会得”三字，呆。“书郎”二句，口气不雅。“只”字疑误，“只”字唤不起“难”字。白石人工炼特至，此一二笔，容是率处。

○丁子妆慢

张炎白浪摇天

“杨花点点是春心，替风前、尤花吹泪”，此词家李长吉呕心得来，必如是，方可谓之造句。呕心之句妙在绝不伤气。此其夺胎於尧章也，其余诸公便不能。

○声声慢

周密燕泥沾粉

有章、苏在前，自难求胜。此但以清便取臻，已是名作。

○庆清朝慢

王观调雨为酥

玉林云：“风流楚楚，词林中之佳公子也。”然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，学步则非。韶美轻俊，恐一转便入流俗，故词先辨品。

○扬州慢

姜夔淮左名都

“无奈苕溪月，又唤我扁舟东下”，是唤字着力。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，冷月无声”，是荡字着力。所谓一字得力，通首先采，非炼字不能然，炼亦未易到。

○暗香

姜夔旧时月色

落笔得“旧时月色”四字，便欲使千古作者皆出其下。咏梅嫌纯是素色，故用“红萼”字，此谓之破色笔。又恐突然，故先出“翠尊”字配之。说来甚浅，然大家亦不外此。用意之妙，总使人不觉，则烹锻之工也。美成花犯云：“人正在、空江烟浪里。”尧章云：“长记曾携手处，千压，西湖寒碧。”尧章思路，却是从美成出，而能与之埒，由於用字高，炼句密，泯其来踪去迹矣。

○庆天长慢

周邦彦条风布暖

空淡深远，较之石帚作，宁复有异。石帚专得此种笔意，遂於词家另开宗派。如“条风布暖”句，至石帚皆淘洗尽矣。然渊源相沿，固是一祖一祢也。

○珍珠帘

吴文英密沈炉暖馀烟袅

用笔拗折，不使一犹人字，虽极周嵌，复有灵气行乎其间。今之治词者，高手知师法姜、史，梦窗一种，未见有取涂涉津者，亦斯道中之广陵散也。首句从歌舞处写，次句便写入闻箫鼓者。前半赋题已竟，後只叹惋发已〔已当作已。〕意，恐忘却本意，再用“歌纨”二字略一点映，更不重犯手。宋人词布局染墨多是如此。

○玲珑四犯

姜夔叠鼓夜寒

字句与前数调异而名同。

张炎流水人家

诸作异姜词，当别是一调。其馀句法参差，多不一律，衬字亦随意可使。彼固执言词者，都无是处。

○陌上花

张翥关山梦里归来

元词，张仲举为工，然无刻入之句。

○琐窗寒

张炎乱雨敲春

此春雨也，熨贴流转乃尔。前结十三字，皆单字领下十二字。作五四四句法，此破作七六句，未尝不可讽咏，恐执谱者必废是词矣。

○绕佛阁

周邦彦暗尘四敛

一刻吴文英。玩其笔意，亦颇似梦窗。然“望中迤邐”、“浪春灯”，则多属美成本色语。

○万年欢

史达祖两袖梅风

如此词起结，始当得“生新”二字。

○高阳台

蒋捷苑转怜香

前後结三字句，或韵或不韵。後段起句，或七字或六字。六字者用韵，七字多不韵。若执一而论，将何去何从。意者宫调不当凌杂，而字句或可参差。今既已不被管弦，徒就字句以绳，词虽自诧有独得之解，吾未敢以为合也。

### ○东风第一枝

史达祖草脚愁苏

史之逊姜，有一二欠自然处。雕镂有痕，未免伤雅，短处正不必为古人曲护。意欲灵动，不欲晦涩。语欲稳秀，不欲纤佻。人工胜则天趣减，梅、梦窗自不能不让白石出一头地。

### ○解语花

周密晴丝了

前段“得”字韵七字句，美成作上三下四，草窗作上四下三。後段“的”字韵九字句，美成作上五下四，草窗作上四下五。结句“立”字韵，美成破作三句，则三、四、五，草窗作两句，则七字、五字。此类不可胜举。虚心折衷自见，无用俗说之纷纷也。

张炎行歌趁月

玉田此调，与美成一一吻合。前段“蕊枝娇小”，後段“旧愁空杳”，与美成“桂华流瓦”、“钿车罗帕”，似皆是用韵。前後人亦有确定不移者。但在今日，惟主词工，不得遂因此而废彼耳。

### ○念奴娇

苏轼大江东去

坡公才高思敏，有韵之言多缘手而就，不暇琢磨。此词脍炙千古，点检将来，不无字句小疵，然不失为大家。词综从容斋随笔改本，以“周郎”、“公瑾”伤重，“浪声沉”较“淘尽”为雅。予谓“浪淘”字虽粗，然“声沉”之下不能接“千古风流人物”六字。盖此句之意全属“尽”字，不在“淘”、“沉”二字分别，至於赤壁之役，应属“周郎”，“孙吴”二字反失之泛。惟“了”字上下皆不属，应是凑字。“谈笑”句甚率，其他句法伸缩，前人已经备论。此仍从旧本。正欲其瑕瑜不掩，无失此公本来面目耳。

### ○湘月

张炎行行且止

字数平仄同，而调名各异。且白石创之，玉田效之，必非无谓。然今之言调者虽好生枝节，对此茫然，亦无说以处，不得不强比而同之，於是湘月之谱仍是念奴娇，大堪失笑。故予谓不当以四声平仄言词者，此是其明证也。魏晋以前，无有四声，而汉之乐府自若，未闻其时协律者，鲜所依据也。故平仄一法，仅可为律诗言耳。至於词、曲，当论开阖、敛舒、抑扬、高下，一字之音，辨析入微，决非四声平仄可尽。犹见里中一前辈，以传奇擅长，妙娴音律，每填一曲竟，必使老优展转歌之。若歌者云有未协，不惮屡易，必求其妥。作曲之时，何尝不照平仄填定，一入歌喉，辄有不宜，盖以字有阴阳清浊，非

四声所能该括。故上声一字不合，易十数上声字，有一合者。去声一字不合，易十数去声字，有一合者。即今昆曲可通於宋词，岂得以依声填字，便云毫发无憾乎。宋词久不谈宫调，既已失考，今之作者，取其长短淋漓、曲折尽致，小有出入，无损其佳。汤临川云：“此案头之书，非台上之观。”传奇且持此论，况於词调去宋数百年，彼此同一不知，何必曲为之说。前此任意游移者，固为茫昧，近日以四声立谱者，尤属妄愚。彼自诧为精严，吾正笑其浅鄙。既历诋古人，尽扫时贤，皆谓之不合调，不知彼所自谓合调者，果能悉入歌喉，一一指陈其宫调乎。因白石湘月词，聊发此意，作者当无堕谱家云雾中也。

### ●卷五

#### ○桂枝香

唐珣松江舍北

咏蟹诸作，多是说人食蟹，惟此调不偏枯，“西风有恨无肠断”，此一警句足矣。此唐义士也，昭陵玉匣数首，并沉痛伤怀，非复宋人。此君诗词，俱参上流，不独高节。

#### ○木兰花慢

卢祖皋汀莲凋晚艳

三调甚平，然不败目。

#### ○水龙吟

苏轼似花还似非花

水龙吟末後十三字，多作五四四，此作七六，有何不可。近见论谱者於“细看来不是”及“杨花点点”下分句，以就五、四、四之印板死格，遂令坡公绝妙好词不成文理。起句入魔，“非花”则又“似”，不成句也。“抛家傍路”四字欠雅。“缀”字趁韵，不稳。“晓来”以下，真是化工神品。

苏轼楚山竹如云

非无字面芜累处，然丰骨毕竟超凡。玉田云“清丽舒徐”，未敢轻议也。

王沂孙世间无此娉婷

荼蘼如何写，直合浅浅许。海棠尤难着色。不离不即，已在个中。遇棘手题，当思所变计。二调颇堪玩味。[按：与卢祖皋荡红流水无声合评。]

张炎仙人掌上芙蓉

玉田此调不见作手，才到蒲江、竹屋之间。

#### ○忆旧游

周邦彦记愁横浅黛

“旧巢”下，如琴曲泛音，尽而不尽。美成词是此等笔意处最难到，玉田亦似十分模拟者。

○喜迁莺

刘一止晓光催角

前半晓行，景色在目，虽不及竹山之工，正是雅词。

○宴清都

周邦彦地僻无钟鼓

美成词，乍近之觉疏朴苦涩，不甚悦口。含咀之久，则舌本生津。

○曲游春

施岳画舸西泠路

此调前片既似吴君特，後片又似周公瑾，兼撮二家之长。

○齐天乐

张炎分明柳上春风眼

美成如杜，白石兼王、孟、韦、柳之长。与长白石并有中原者，後起之玉田也。梅溪、梦窗、竹山皆自成家，逊於白石，而优於诸人。草窗诸家，密丽芊绵，如温、李一派。玉台沿至於宋初，而宋词亦以是终焉。以诗譬词，亦可聊得其彷彿。

○瑞鹤仙

陆子逸脸霞红印枕

能如此作情词，亦复何伤。

蒋捷绀烟迷雁迹

句意警拔，多由于拗峭，然须炼之精纯，始不失於生硬。竹山此词云：“劝清光，乍可幽窗相照，休照红楼夜笛。”梦窗云：“问闾门，自古送春多少。”玉田云：“能几番游，看花又是明年。”妙语独立，各不相假借。正不必举全词，即此数语，可长留数公天地间。〔按幽窗相照，照字原词作伴。〕

○澡兰香

吴文英盘丝系腕

亦是午日应有情事，但笔端幽艳，如古锦烂然。

○金盏子

蒋捷练月萦窗

“佩鸾”有作“佩款”者，“佩鸾”不叶，“佩款”不可解。初见之周缜满眼，细按则清气首尾声贯澈。陈言习语，吐弃一切，与梦窗相似，又别是一种。大抵亦自美成出，但字字作意。

○绮罗香

史达祖做冷欺花

无一字不与题相依，而结尾始出“雨”字，中边皆有。前後两段七字句，於正面尤着到。如意宝珠，玩弄难於释手。

张炎万里飞霜

对句八字起，已关住红叶，下用“枫冷吴江”点明，“斜阳”句，略写高绝。後段“衰颜借酒”是衬法，“回风”二句，状丹枫之神，结句，反映安音顿句，极其妥贴，而思路更入微。

○二郎神

吕渭老西池旧约

此调九十八字，与诸调异。

○拜星月慢

周密腻叶阴清后段步骤美成，并学尧章用字，可见当日才人降心折服大家。此道必有源流，不讳因袭，徒欲倔强自雄，应是尉佗未见陆生耳。

○永过乐

苏轼明月如霜

“野云孤飞，为无迹”，石帚之词也。此词亦当不愧此品目，仅欢赏“燕子楼空”十三字者，犹属附会浅夫。

辛弃疾千古江山

升庵云：稼轩词中第一。发端便欲涕落，後段一气奔注，笔不得遏。廉颇自拟，慷慨壮怀，如闻其声。谓此词用人名多者，当是不解词味。

●卷六

○解连环

姜夔玉鞍重倚

意转而句自转，虚字皆揉入字内。一词之中，如具问答，抑之沈，扬之浮，玉轸渐调，朱弦应指，不能形容其妙。

○望湘人

贺铸厌莺声到枕

方回长调，便有美成意，殊胜晏、张。

○疏影

张炎碧圆自洁

暗香、疏影，玉田易名为红情、绿意，咏荷花荷叶。其实易名未易调，无须另载。

○苏武慢

惜馀春慢、过秦楼、选冠子、苏武慢四调相同，惟选冠子多二字，馀皆百十一字。惜馀春慢亦有百十三字者，无可区别，特各仍其集中本名耳。



○沁园春

辛弃疾叠嶂西驰

稼轩词於宋人中自辟门户，要不可少。有绝佳者，不得以粗、豪二字蔽之。如此种创见，以为新奇，流传遂成恶习。存一概其馀。世以苏、辛并称，辛非苏类，稼轩之次则後村、龙洲，是其偏裨也。

○贺新郎

刘克庄妾出於微贱

後村此调埋没於断楮敝墨之中，从前无有人拈出，真风骚之遗，不当仅作词观也。若情深而句婉，犹其馀事。